

二想 夜裳

李琦 / 著

——写作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能留下
我们对生命感悟的那些瞬间，
留下恒久而美丽的回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李琦 / 著▼

云想衣裳

远是个好词。我们追求、憧憬、
向往的地方都在远处。如果现实生活中没有了远方的元素，
不知道别人，在我，那将是很难过的事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想衣裳 / 李琦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3606-5

I. 云...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99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24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7.00 元

目录

第一辑 天堂的声音

罗密欧与朱丽叶	3
冰凉的琵琶	7
天堂的声音	9
大慧其人其琴	12
疯女人与红梅花	14
救人的巴赫	16
帕瓦罗蒂,我们在听	18
随合唱远游	21
听那《阿姐鼓》	24
我的同乡德沃夏克	28
与悲怆相遇	31
除夕夜的王菲	33
在那遥远的地方	35
漏下来的歌声	38
歌曲的出身	40
孩子们与音乐	44
诗意随贺卡而来	47

听《辛德勒名单》	50
他们是犹太人	52
阳光照遍了绿色的草地	55
耳边的大雪	57
住在提琴里的爱情	59
三妹和她的歌声	61
如此悲欣交集	63
遥想蝴蝶泉	66
优美的办公室	68
与音乐有关的“文革”记忆	70
在成渝铁路线上	79

第二辑 寒冷的歌谣

雪花飞舞事与人	85
高粱同志	97
鞋匠老戴	100
过去的照片	102
同学的姑姑	107
消逝的茶花女	110
妖怪阿姨	114
舞蹈者	117
小偷	119
浴室	121
寒冷的歌谣	124
歌唱的冰与说话的雪	128
哈尔滨的男人	131

当爱情正年轻	135
一张照片	138
我看见泪水悄然流下	141
浮记俄罗斯	144

第三辑 云想衣裳

云想衣裳	171
手拿针线缝起来	182
从前的布拉吉	186
穿衣问题	189
红袜子	198
给鞋相面	201

第四辑 随想

器皿随想	207
头发	219
春天,看苍蝇飞舞	226
关于玩儿	228
牵挂	232
家门之内	236
携恩情走过	239
我家	241
享受生命	245
我看女人	249
清明之清	251
流泪的目光	256

闲话警察	259
小狗姨太	262
鲸鱼之死	264
秋风月光二人转	267
我的乡下姐妹	271
起舞,泪飞如雨	275

第五辑 这是一种飞翔

春夏四题	281
深邃辽远的指引	286
关于品位	290
遥忆龙井说清凉	293
这是一种飞翔	299
从一束白菊开始	303
读书是一种享受	307
草原的恩赐	311
远处的人(代后记)	314

第
一
辑

天堂的声音



罗密欧与朱丽叶

马迭尔冷饮店位于哈尔滨漂亮的中央大街上。这条街因为两旁多是异国特色的建筑,又有一条经过百年风雨、古旧的石头马路,就很有有一种情调。有时会让人蓦然产生恍如欧洲的感觉。如今中央大街已是步行街,对外地人来说,算是不能不看的一景了。

老哈尔滨人都知道马迭尔。它原是一个法国籍犹太人开的店。这个犹太人有个漂亮又有才华的儿子,在法国学习音乐。儿子回哈度假时,被日本人绑了票。匪徒送来儿子的耳朵,倔强的老犹太人肝胆欲裂,但就是不屈从。于是儿子惨遭杀害。

我二十岁左右时,常去这家冷饮店。我和我的好朋友晓冰对坐在小桌两边,要上两杯酸奶、两个刚刚出炉的又香又软的面包,轻轻地说着话,心里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喜欢那里的宁静,也喜欢那里的酸奶。那酸奶全不像今天这么稀薄。它稠稠的,粥状,盛装在一厚敦敦的乳白色瓷碗中,上面均匀地撒上颗粒的白砂糖。用小勺轻轻搅匀而后滑爽地咽下的那种感觉,真惬意。我有时干脆来两份。

有一天我发现旁边桌上坐着两个出众的人。他与她一望而知不是我们炎黄子孙。他们是一对中俄混血儿。哈尔滨人习惯把俄罗斯人叫老毛子,把混血儿叫二毛子。略显粗鲁的叫法中,

也有一种民间的随意和亲切。五十年代,华洋杂处仍是哈尔滨的特点。这里外籍人很多,其中以俄罗斯人为主。他们多是“十月革命”后逃出来的白俄,天长日久,已把气候、地理、人文环境与莫斯科颇为近似的哈尔滨,当做了第二故乡。所以,与华人通婚者、恋爱者很多。那些血缘遥远、深得杂交优势的混血儿,择欧亚之长,比他们的长辈们更漂亮、更独具一种魅力。

到了七十年代,这些人大多数已迁居他国了,可是偶尔仍能看到一些孤寂的身影。他们像落叶一样,在哈尔滨的街头飘零着。

我望了他们一眼。真是造物主的杰作啊。这两个人都穿着当时多数人穿的那种普通的蓝衣服,但依旧气度不凡。男的好像比女的小一些,雕塑般的面孔上略带一种薄弱,鼻翼很薄,像我想像中的肖邦。那女子于安静中散发着一一种圣洁之美,如石膏像般洁白精致。他们默默地对坐着,面前各是一碗酸奶。两双漂亮的大眼睛,都盛装了无限的哀愁。那个男孩子好像说了句什么,那女子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肩,那呵护、关爱的样子,是姐姐无疑了。

我被他们的美和愁吸引了。以当时的局势,我知道这样的人不会开心。那是反帝反修的时代。作为反修前哨的边疆城市,有些人习惯将这样的人与什么电台、特务之类的联系起来。就是明知他们清白,为少惹是非,大家也是敬而远之。这一对姐弟,正陷在无望中。这样好看、目光良善的人过不上舒心的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也是有错的。

那天的酸奶于是觉得不好吃。我和晓冰从冷饮店出来,沿着中央大街径直走到松花江边。我们都在惦记着那对姐弟,感慨着人生的无常。夕阳西下,江水像是铺上了一层玫瑰,我们坐在江边的台阶上吹口琴。情不自禁,就吹起《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我的眼前晃动着那两个人的身影——苍白的脸庞，蓝色的衣服，忧伤而漂亮的眼睛……口琴声忧郁伤感，顺着江水漂远了……

此后在冷饮店又看到过这一对姐弟。彼此友好地点了头。那个男孩子越发苍白了。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得了重病。再以后，无论是在冷饮店还是其他地方，都见不到他们了。哈尔滨的侨民几乎走光了。他们大多选择了遥远的澳洲定居。这些失去祖国的人，又一次失去了第二个故乡。这对姐弟去了哪里呢？那时候，我常常会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窗外下着雨，我的朋友一会儿呈示部一会儿再现部的絮叨着，我却完全沉进自己对那音乐形象的感知中。阴暗、压抑的气氛，封建家族中的仇恨，恶势力对爱情的无情绞杀，这感情色彩强烈的音乐语言在诉说着……我看到了那个充满仇视、猜疑、人性压抑的时代，我看到了中央大街上那不断驶过的尖锐刺耳的宣传车……我看到了脖子上被挂上一串鞋子的女演员……当英国管和中提琴奏出美丽的爱情主题时，我的眼前竟出现了那一对混血姐弟。他们年轻、美好，是另外一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对着生活的悲惨与残酷，他们相依为命，用骨肉深情温暖着彼此寂寞寒冷的心。我看到了马迭尔冷饮店那张小桌旁，已经深怀忧伤的姐姐正在温柔地安慰同样忧伤的弟弟……旋律在奔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骤然响起了惊雷。这来自天庭的鼓声，像是对人间邪恶的拷问。当乐曲结束时，乐队全体奏出的强烈的、巨大的激愤中，也有了我的一份。

一切已经成为过去。我已是许多年没迈进那家冷饮店了。没有从前那样的酸奶了，也没有那么动人的目光了。那家冷饮店如今是烤羊肉串茶鸡蛋一应俱全。原来那种奶香和面包刚出

6 云想衣裳

炉的香气已被一种混浊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所代替。当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甚至不愿向那里望一眼。我怕蓦然回首,再碰疼那颗好像已经平静了的心。

冰凉的琵琶

琵琶的形状真是好看。它看起来像半个葫芦,又像那种香甜的大头梨。

这可不是一般的葫芦或梨。它发出的声响能把你带到一千年以前。这只会响的大梨会让你的情绪瞬间飞扬或忧郁。弹琵琶的人将琵琶搂在怀中,那样子不仅独具一种温柔,有时甚至像怀有壮烈。手指在琴弦上奔走,心带着手,手随着心。这一番境界真是难以言说。

我认识一个哑孩子,其实她也聋。她喜欢弹琵琶。看她演奏时,我竟有了一种近于惊心动魄的那种感觉。这孩子搂住她的琵琶,用琵琶开口说话了。她说她是一个孤儿,还说琵琶就是她的亲人。她还说生命是多么美好,还说我真想说话。说着说着我们这些不聋不哑的成年人,有了一种揪心的难受和一种哀凉的美感。

这个鼻梁又高又直的小姑娘,怀抱琵琶,脸色苍白,就像是古代街巷里走出的一个流浪小艺人。她就在我们面前,却有一种遥远的、不真实的朦胧感,像梦中的人物出场了。记得听完她的琴声我们好像松了一口气。我轻轻地亲了她,她一把抓住我的手。那双小手那么凉,那么小,让我的心使劲疼了一下。

以后,只要是看到琵琶演奏,我就能感到有一双冰凉的小

8 云想衣裳

手。也说不上是怎么回事,在我,琵琶和冰凉和疼就有了一种关系。

天堂的声音

从前,我在《北方文学》当编辑的时候,同事给我介绍一个女孩儿。她姓邹,当年十八岁,年轻而美丽,热爱着诗歌,又是虔诚的基督徒。我没给她发过诗,却和她互相信任,经常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宗教的事,有时就说到音乐。

小邹最喜欢的好像是宗教音乐。她说,一唱起赞美诗,心中就升起一种奇异的感觉。那种感觉形容不出来,反正就是非常好。这个目光单纯的女孩儿,生活在平凡的日子中,心中常感念的却是天堂和上帝。

后来这孩子去了南方。她是学外语的,在开放的南方发展很快。在一家合资公司里,凭着真才实学,不断升职。用她的话说,我在养家糊口(她父母年迈体衰,家中只有她和姐姐)。

久居南方,这个北方长大的孩子自然想家。她有时打个电话过来,切切地问下雪了吗?哈尔滨好吗?那种孩子气的语言常常让我担心,有这副心肠的孩子,能适应商界的复杂吗?看到我对她的能力有怀疑,她告诉我,她成熟了,有能力应付工作,就是寂寞。下班后她就躲回自己的小屋听音乐。孤寂的岁月里,音乐陪伴了她。这样内容的电话,她在深圳来过、在香港来过、在东南亚来过。有一天电话又来了,她问,李老师,你喜欢恩雅吗?

我那时还不知道恩雅，就如实相告。她幽幽地说恩雅的歌声太好了，那是天堂的声音，你肯定会喜欢的，还说马上就把恩雅的带子给我寄来。

我就这样认识了恩雅。

第一次是用随身听听的恩雅。不染尘埃的声音像雾一样在我耳边弥漫着，我只听了一会儿就知道小邹为什么爱这歌声了。空旷灵动的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山谷里冉冉升起，那种遗世独立的气质，那种缥缈悠远的嗓音，让基督徒小邹想到天堂是非常自然的。爱尔兰的恩雅让她回想起在哈尔滨那些天降大雪的日子里，她踏着厚厚的积雪去教堂，她仰起年轻光洁的脸庞，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一起，在雄浑漂亮的教堂里，感怀心中的上帝……

年轻的小邹喜欢恩雅，不再年轻的我也喜欢。恩雅的歌声，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曦光微露、恬静湿润的道路，这道路通向我們梦中的远方。顺着这条路，我又走回了一九九三年的秋天——那个雨雪飘飞的深秋，我站在莫斯科郊外的教堂区中。周围是那么静谧，我们的朋友薇拉，带我们走进一座庄严美丽的教堂。几位莫斯科少女正在唱赞美诗。从教堂窗外射进的阳光照耀着她们青春皎洁的面庞，她们就像是刚刚收起翅膀的天使。来自各地的教徒在神的面前，虔诚地祈祷……我虽然不是信徒，却在那种与灵魂有关的气氛中，被感动得心潮起伏。我跟着薇拉，手捧蜡烛，向圣像走去。一种圣洁，毛毛雨一样洒向我，干净的流水，正在洗去我心灵的疲惫与灰尘……

又是秋天了。如今，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躺在哈尔滨郊外铺满落叶的树林里，又一次静静地听着恩雅。北方初秋的天空晴朗湛蓝，群鸟不时从我头上飞过。恩雅的歌与眼前的一切互为注释，而我觉得自己的某一部分，已被那鸟群的翅膀驮走